

似水流年

桑葚承载的回忆

又是一年桑葚成熟的季节。

桑葚每年4~6月果实成熟,味甜汁多,是人们常食的水果之一。桑葚营养成分丰富,有粗蛋白、游离酸、多糖、维生素、红色素、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及人体缺乏的钙、铁、锌、硒等矿物质,具有增强免疫力、促进造血细胞的生长、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

桑葚可入药,据唐朝的《唐本草》记载:桑葚味甘性寒,入心肝、肾经,有滋阴补血作用,并能治阴虚津少、失眠等。现代医学也通过临床证明:桑葚有很好的滋补心、肝、肾及养血祛风的功效。对降脂和减轻神经衰弱、动脉硬化、耳聋眼花、须发早白、内热消渴、血虚便秘、风湿关节疼痛均有显著疗效。据美国约翰·佩珠托领导的研究小组的实验发现,桑树含有抗肿瘤物质白藜芦醇,有抗癌作用。

看来桑葚不仅味美,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小小的桑葚,也得到了古今文人骚客的赞美。《诗经》中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说的是:桑树叶未落时,缀满枝头绿萋萋。哎呀那些斑鸠儿,别把桑葚吃嘴里。欧阳修在《再至汝阴三绝》中 also 说道: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

桑葚之于我,更是一些难忘的记忆。

我的老家在海岛,岛上多山,我们这个自然村就坐落在半山腰。山下就是大海,如果有一个篮球从家门口滚下去,就能够一直滚到海滩上。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块不大的自留地,依着山形,呈斜斜的梯田状。父母亲总会在其上按四季时令种些番薯、玉米、茄子、豆类等粮食果蔬作物,田地的外侧就是深百来米的悬崖,每次去地边,我总是小心翼翼的。

在自留地外缘的悬崖上,长着一棵矮矮的桑树。这棵树哪来的,我已经记不起来了。现在想来可能是野生

的。它的枝干长得歪歪扭扭,在悬崖边这种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应该也是相当艰难的吧?当满树的桑果成熟时,我总会偷偷地爬到树上去采摘。在树上先饱尝一顿,然后再摘下一些带回家。在那个水果缺乏的年代,这些无疑是我们童年的美味。

稍长,外出求学,我家也搬离了老屋。

有一年暑假回家,应该是毕业工作之前的最后一个暑假。那天酷暑难耐,我吹着电风扇,坐在房门口看书。阳光白晃晃地反射进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看书倦了,我不经意间抬起头,霎时愣住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提着一个竹编的篮子,篮子上盖着几片碧绿的叶子,非常醒目,她朝我走来,已经快到门口了。没错,她是我的奶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我当时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叫了一声“奶奶”,把她搀进家里,大声呼唤父母,告诉他们奶奶回家了。奶奶满头大汗,脸上泛着不属于健康的潮红,我知道那是热的,真担心她会中暑。

这个世界上,奶奶是最疼我的人,某种意义上说甚于我的父母。她知道我从小喜欢吃桑葚,所以这次特意摘了一篮给我送来。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爬上那棵歪歪扭扭的桑树的,是如何一颗一颗摘下这些桑葚的,又是如何步行将近20公里山路走到我家的。奶奶告诉我,日头还没那么高的时候,她就出门了,可是她到我家的那一刻,已经是午时了。我责怪她怎么不坐车,但是我也知道,奶奶节约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只要她还能走,是不会掏钱去坐车的。

这一篮桑葚,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想来应该是非常甜的,但是抬头看见奶奶的那一幕,至今想来,仍然让人泪湿眼眶。

最后一次摘桑葚的记忆,留在了遥远的大西北。那年,我援疆到了阿克苏,恰逢双休,恰逢桑葚成熟季,几

位“援友”相约去摘桑葚。忘了那地方叫什么了,也许是阿瓦提,也许是柯坪,也许是别的什么地方。印象中好像那里有一条河,也有可能是一条沟渠,旁边有很多的葡萄架,还有一座林则徐的雕塑。一开始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提起林则徐,大多数人想起的都是他虎门销烟的壮举。那么,虎门销烟后,他又去了哪里呢?答案就是新疆。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被道光皇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开启新疆之旅,流放生活一去就是三年,他应该算是我们援疆工作的拓荒者了吧?在这三年里,林公以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坚定信念,在当地开荒垦田、兴办水利、加强塞防……造福了新疆各族人民,他至今仍为人们所感念、传颂。但是他当时开垦的是惠远城东的阿齐乌苏荒地,修建的是龙口工程,这些都在北疆,在南疆怎么会有他的雕塑呢?不过鉴于林则徐捐办阿齐乌苏荒地“尚为妥协”,处置比较得法,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就是1844年12月8日,经军机处传旨,“谕林则徐前赴回疆各城查勘地亩”看来,也有可能是查勘各处荒地的时候,林则徐到过这里。

摘桑葚的过程经过了这么多年,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依稀还有印象的就是因为摘了很多,也吃了很多桑葚,我们的衣服上沾满了黑紫色,手指也变成了黑紫色,嘴唇甚至舌头也都变成了黑紫色。那里的桑葚特别大,是我见过最大的了,足有我们平时见过的两到三倍。回来的路上,抬头看到天空很蓝,两旁尽是高大的白桦树,绿荫摇曳,迎着夕阳,让我由衷感慨生命渺小,活着真好。也许牧民们豁达的胸怀就是在这样广袤的天地中养成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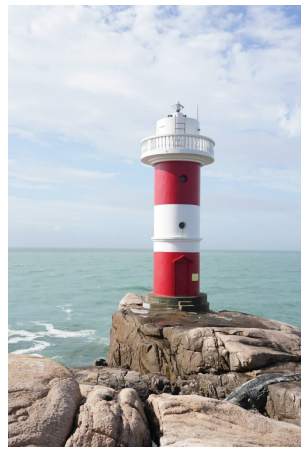
物以寄情,小小桑葚,带来的不仅是味蕾的享受,还勾起了生命中不期而遇的回忆,甚好!甚好!

王海明

诗情画意

在东极(组诗)

贾文华



落日

见,或不见
落日,都以
时光的名义
朝那片广袤之水
缓缓下垂
那浑圆而饱满的形状
像裹满血水的大气球
我却没听到
任何落水的声音

题财伯公塑像

他在峰巔
举着一把
凝固的火

仿佛整座岛屿
动起来
去搭救
陷在漩涡里的
风

拍照

你拍下
东海,悬崖和我
东海,也在拍下
蓝天,古道和你

不信,问一下
那一刻
趁机被海风弄乱的
你的鬓角

看东海

自己看,或者
多人

看极光之蓝
看岱衢洋之炫

看扶摇的鸥鸟
从而避开
眼前的灰事物

也希望,东海
看穿自己

虚拟

在朱家尖码头
通往东极的海面
阳光朝海星轮渡的右翼
铺一条金丝金鳞的大道
要是朝阳与信鸽
能从这里,径直登上
清晨的甲板
该有多好

心灵隽语

访山,访水,访西湖

向晨雨

初见,是在北山街行车途中。

正是微晴的秋。

转头,就对上无限柔波的眸。从此那成为我夜夜的梦。高远的微蓝,平云流淌,柳色尚青,日光映下来,影绰的游人间,极明的一汪白水。不见红莲,然有丛丛翠色的圆叶。阳光就是这样透在叶上,擎雨盖成了半澄的琉璃盘。

下车。十景中未访一景,先至湖北观览。风波亭里有半老的妇人和着二胡,喉里淌细细越音。上前至湖岸。右侧长柳在秋风里仍是葱葱,吹拂起一点水波。湖水是值得大谈的。见过的湖,总像报纸,薄瘦一片,波纹嶙峋,皱,缩;今所见之,谈得上丰腴,恍若绸缎一匹。吾之醉意,应归结于这水醇厚绵长又似酒。湖波像泛着油光一般软,一般润。“欲把西湖比西子”,此水是西子美人洁净、

丰润的双颊。

向西行,过一门一亭,“曲院风荷”,十景之一。菡萏是早已无处可寻的,因有仍盛的莲海,也不觉扫兴。长桥曲折,引入莲丛。田田,无尽。只有浓碧,浓得似乎摸一把会沾一手翠色。西侧高林里,枝叶间尚悬浑圆的一轮亮光。若有一点缱绻的风就更妙,片荷微翻,挤挨,喧腾,像极汪洋里泛起浪花。我在围来的潮声里,嗅见浸了水后淡而清的香,有一瞬,觉到天地苍茫清空。

真真好一个“风荷”。

向南,转东,过玉带桥,走苏堤。苏堤的柳,似乎黄些,或说嫩些。

此时才知何谓“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看。湖面,涟明,蒙蒙泛层波光,细柳扶风,粼粼的碧色,毓秀如闺阁少女,小家碧玉,轻敛罗纱;抬眼,见的是宽宽阔阔无边一汪水,空水澄

鲜,无尽得要上天去,于是有了起伏的山峦拦住。山也是可谈的,空蒙,秋日里草木似乎青青一层雾,又浮黛色,苍翠得厚重,却又显现薄的一片,在山脊上,笼着。翠浓广阔的远山,平宽宏大的湖水,似乎又成朗朗一位妇人,系起素雅的布裙,黛山,你绾起的发髻。

淡、浓,相宜。

我早已无话可言。

心胸止有湖波回荡、润泽。

极短的一个下午,极绵长的湖山,涤荡我心。我原来已经深爱上了你,以水为肤,以山为骨。你的一切都动人。西子湖呵,我耳畔仍响你起风时的莲动微喧,眼前仍现你杨柳下柔情万种的碧色。

我已离了西湖半年余了,何时再让我访一次西湖呢?